

● 岐黄随笔 ●

引用:吕致君,许军峰. 疏肝调神针法的理论内涵探析[J]. 湖南中医杂志,2024,40(6):99-102.

疏肝调神针法的理论内涵探析

吕致君¹,许军峰²

(1. 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天津,300150;

2. 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天津,300193)

[摘要] 疏肝调神针法是基于调神-疏肝理论确立的一种治疗方法,其立足于神机、气机两方面,神气同调,选穴上多以督脉及肝经为主,广泛应用于治疗神经、消化、内分泌、呼吸等各系统疾病。本文通过总结疏肝调神针法的立论依据、适应证、临床选穴规律、现代机制研究,探析疏肝调神针法的理论内涵,充实疏肝调神针法的理论基础。

[关键词] 疏肝调神;适应证;选穴规律;机制研究

[中图分类号]R245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808/j.cnki.issn1003-7705.2024.06.027

疏肝调神针法是基于调神-疏肝理论确立的一种治疗方法。调神为治病之本,疏肝为治病之根,神主机能活动,肝主气血运行,神明守位,气血通畅,机能才能发挥如常。疏肝、调神两者相须为伍,神调则肝主疏泄的功能发挥更充分,肝疏则神主机能的效用施展更完全。疏肝调神针法立足于调节神志,畅达气机,两者相互配合,根本相依,共同协调脏腑功能、调理人体气血。

1 疏肝调神针法的立论依据

1.1 调神为治病之本 《灵枢·本神》云:“凡刺之法,先必本于神”,《素问·宝命全形论》亦云:“针有悬布天下者五……一曰治神”,皆强调针刺调神为治病之关键。神是机体生命活动的总指挥官,是精神、意识、思维的综合体现。机体阴阳盛衰、气血运行、津液疏布皆与神志相关,神作为机体活动的总调度使,发挥着协调阴阳、运行气血、布散津液的重要作用。古籍文献中多处记载神与形、气、血、阴阳的关系,如《类经·针刺类》云:“形者神之体,神者形之用”,《素问·移精变气论》载:“得神者昌,失神者亡”。神作为形体的主宰者,对机体功能正常运行起着决定性作用。《类经·二十四卷·运气类》

云:“凡物之动者,血气之属也……以神为生死之主。”动为气血运行之属,神主乎气血运动,亦体现神机之用。另《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云:“阴阳者……万物之纲纪……神明之府也。”府-神之所居也,阴阳与神紧密相关,形神相依,神明顺调,则阴平阳秘,气畅血行,诸脏安和。若神气损伤则形体衰败,气血失和,诸病生焉。万物生于神养于神,神聚则强,神衰则病,神散则亡,因此治病本于调神。

1.2 疏肝为治病之根 《丹溪心法》云:“气血冲和,百病不生,一有怫郁,诸病生焉”,气机调畅,机体康健,倘若气机郁滞,则生诸病。肝主疏泄,调节全身气机的平衡,促进血液运行、津液代谢,故治病在于调肝。肝属木,脾属土,肝失条达,则横逆犯脾,导致脾胃升降失职,中州健运失权。脾胃为后天之根本,气血生化之源,脾胃失和则脏腑气血不充,诸脏失养。肝藏血,心主血,心肝二脏相互配合共同完成血液的运行和储藏,若肝藏血功能失常,则可导致血不循经溢于脉外或血滞不行而脉道不通。肝主升发,肺主肃降,《素问·刺禁论》云:“肝生于左,肺藏于右”,肝气左升肺气右降,维持着全身气机的正常运转,另肝属木,肺属

金,若肝升发不及,郁而化火,木火刑金,则导致肺主气司呼吸功能失调。肝藏血,肾藏精,精血同源而相互补充、相互化生,若肝血不足则肾精生化乏源,会出现一系列与肾系相关的疾病。综上可知,肝脏与其他四脏密切相关,肝疏泄如常,则气机调畅,气血相合,血行通畅,津液得行。肝疏泄失常,则百病生焉。

1.3 调神与疏肝的关系 《灵枢·本神》云:“生之来谓之精,两精相搏谓之神,随神往来者谓之魂”。魂者神之灵,魂随神往来藏于肝,肝藏魂,神摄魂,两者皆统于魂。《灵枢·平人绝谷》载:“神者,水谷之精气也。”《素问·八正神明论》亦载:“血气者,人之神。”从脏腑角度来看,血气与精气是神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神明需气血充养。肝血充沛、精血充足,神明才能正常运行。调神亦可影响肝主疏泄的功能,神调则肝气畅调、肝血亦足。大脑的质量约占人体的2.5%~3.0%,然其需氧量却占全身总耗氧量的25.0%,氧气输送依靠血液循环。心行血,肝藏血,两者共同完成血液的分配与血量的调节,为大脑提供充足的氧气,使其调配功能发挥如常。从经络角度看,足厥阴肝经与督脉会于巅顶,督脉入络脑,脑为元神之府,通过针刺肝经的穴位,将经气输注于脑腑,起到调节脑神的作用。

2 疏肝调神针法临床适应证

目前疏肝调神针法的疾病谱较广泛,多种疾病都有所涉及。通过检索中国知网(CNKI)自建库以来至2023年6月有关疏肝调神针法的相关文献,总结此针法的适应证。得出以下结论,疏肝调神针法可以治疗机体各系统病证,其中以神经系统疾病(卒中后抑郁焦虑、卒中后失眠、Meige综合征、面神经肌痉挛)、精神和行为障碍疾病(抑郁症、焦虑症、癔病)较多,表明疏肝调神针法治疗神经及精神系统疾病有一定优势,其次也常应用于治疗消化系统(慢性浅表性胃炎、肠易激综合征、顽固性呃逆)、泌尿生殖系统(痛经、慢性前列腺炎、不育症、不孕症)、内分泌系统(甲状腺功能亢进、围绝经期高血压)、传染性疾病(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妊娠分娩产褥期(产后乳少、产后抑郁)等相关疾病,亦证明该法可调节其他脏腑功能,另疏肝调神针法亦可治疗多种疼痛类疾病,分析缘由,其可能与调神止痛理论相关。

3 疏肝调神针法选穴规律

疏肝调神针法基于调神-疏肝理论,临床中取穴多以醒神开窍、疏调肝气的穴位为主,并常根据不同病证类型加减应用。现对其临床常用穴位进行总结,探讨其选穴规律。

疏肝调神针法取穴以百会、印堂、内关、合谷、太冲为主^[1],多配伍“三神穴”(四神聪、神庭、本神)以调督醒神,配伍膻中、肝俞以疏理肝气。并常根据不同的疾病加减应用,如针对抑郁症、焦虑症等精神类疾患常配合应用头维穴^[2]、风池穴^[3]以充盈脑部气血,恢复脑主神志的功能。研究表明,针刺风池穴可改善后循环血供,增加脑血流的灌注量^[4]。针对过敏性鼻炎多配合应用背俞穴如肺俞、肝俞、脾俞、胃俞以调养脏腑,增强正气,防止外邪入侵^[5]。针对内分泌系统疾病如甲状腺功能亢进^[6]等,还常配以足三里、丰隆健运脾胃,增强后天之气。

百会、印堂为督脉上的穴位,督脉入络脑,脑为神明之府,刺之安神定志,醒神开窍,镇静止痛。研究表明,针刺百会穴可改善脑组织血液循环,改善脑功能,现广泛应用于治疗各类神志病^[7-8]。内关穴为心包经的络穴且通阴维脉,主治心胸疾患,内关穴为石学敏院士醒脑开窍针法的主穴之一,针刺内关穴可开窍启闭、疏散气血、调补心神,从而起到调养脑神的作用^[9]。太冲为肝之原穴,原穴主治五脏疾患,五脏有疾,当取十二原穴,针刺太冲可疏调肝气,畅达脏腑气机,协调脏腑功能。合谷穴为阳明经络穴,阳明经多气血,针刺此穴可活血行气,另合谷、太冲为人体的四关穴,合谷配太冲意为开四关,刺之可调节全身气机以达到化瘀止痛的目的。现代研究指出,针刺合谷和太冲穴可激活大脑、小脑、丘脑等脑部多个功能区,对改善脑组织功能具有重要作用^[10]。

4 疏肝调神针法目前的机制研究

目前有关疏肝调神针法的机制研究主要集中在治疗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偏头痛、抑郁症方面。在治疗PTSD方面,该法通过改变PTSD大鼠的脑电波水平、改变大脑海马区异常的神经编码及大脑血液中血红蛋白的浓度,起到改善PTSD大鼠神经行为学及认知功能障碍、改善睡眠质量、促进海马区神经细胞代谢及再生的作用。在治疗偏头痛方面,该法通过

改变痛觉相关基因及蛋白的表达、降低炎性介质及神经递质的释放,达到止痛的目的。在治疗抑郁症方面,该法通过上调 CAMP-CREB-BDNF 通路,促进其信号转导,改善抑郁症状,具体作用机制如下。

4.1 疏肝调神针法对 PTSD 的作用 PTSD 是指机体由于受到异常的威胁性、灾难性心理创伤,而出现的延迟性、持续性精神障碍。长期的 PTSD 可导致抑郁、焦虑、睡眠障碍、脑认知功能下降,严重影响生活质量及身心健康。疏肝调神针法治疗 PTSD 有一定疗效,目前对其作用机制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韩雅迪^[11]通过针刺 PTSD 模型大鼠的百会、内关、神门、太冲穴,结果显示其可改变 PTSD 大鼠的脑电波,使大脑中 α 波水平升高, β 波、 δ 波、 θ 波水平下降。研究表明, α 波、 β 波与大脑的兴奋程度相关,大脑中 α 波值越高,个体越放松, β 波水平越高,大脑越活跃。 δ 波是认知功能受损的标志, θ 波增高提示认知功能损伤较重^[12]。创伤后应激对大鼠认知功能造成一定的影响,相应的脑电波会发生改变。疏肝调神针法通过改变 PTSD 大鼠异常脑电波,起到改善其异常行为、提高其学习记忆的作用。PTSD 常合并睡眠障碍,PTSD 睡眠障碍大鼠海马区神经元结构改变,其 CA1、CA3 区神经信息编码时空模式出现异常,此区为 PTSD 睡眠障碍主要功能调控区。赵中亭等^[13-14]发现采用疏肝调神针法治疗 PTSD 大鼠后,大鼠的睡眠障碍得到改善,睡眠时相、觉醒-睡眠周期较前好转,睡眠质量得到提高,其作用机制在于针刺改变了海马区异常神经编码,促进了神经元的修复。PTSD 会导致大脑认知水平的下降,疏肝调神针法通过改变大脑血液中血红蛋白的浓度,起到恢复脑功能的作用。张彦峰^[15]基于 fNIRs 技术对 PTSD 大鼠前额叶、海马、杏仁核区域的血红蛋白浓度进行测定,发现针刺可改变大脑区域 Oxy-Hb 浓度。针刺治疗后大鼠前额叶及杏仁核 Oxy-Hb 浓度下降,海马区 Oxy-Hb 浓度升高,表明针刺一方面抑制了 PTSD 大鼠前额叶及杏仁核神经元的异常活动,降低了该区域细胞的能量代谢,使该区域的血氧浓度更加平稳,另一方面加快了海马区细胞能量代谢,促进了此区神经细胞的再生。两者共同作用使脑血流量得到改善,脑功能得以恢复。

4.2 疏肝调神针法对偏头痛的作用 偏头痛是一

种常见的反复发作的头痛疾患,以一侧或双侧搏动性的剧烈头痛为特征。头痛发作时疼痛难忍,服用常规止痛药疗效不佳。研究发现,偏头痛与三叉神经系统相关,外界刺激导致三叉神经系统被激活,同时刺激会介导相应基因蛋白表达、炎性介质及神经递质的释放,进一步导致痛觉敏化,使中枢对痛觉的调节作用失常^[16]。王萌萌等^[17]、刘杰等^[18]通过观察疏肝调神针法对偏头痛大鼠行为学、神经系统炎性物质表达及相关神经肽释放的影响,发现其可显著降低炎性因子白细胞介素- 1β (IL- 1β)、血清降钙素基因相关肽 (CGRP)、P 物质 (SP)、肿瘤坏死因子- α (NF- α) 的含量,抑制相关炎性介质的痛觉传导,减少炎性因子的释放。CGRP 与偏头痛的发作有关,CGRP 能增强中脑及外周三叉神经敏感性、促进炎性因子释放。疏肝调神针法可降低大鼠受体活动修饰蛋白-1 (RAMP1) 的基因表达,激活 5-羟色胺 1D 受体 (5-HT $1DR$),从而对 CGRP 的表达及释放产生抑制作用。SP 是一种与伤害刺激相关的神经递质,具有介导疼痛发作及中枢性镇痛的双重作用,脑神经激肽-1 (NK-1R) 为 SP G 蛋白的偶联受体,机体多种痛觉反应是由 SP 与 NK-1R 结合后介导产生。黄绍磊等^[19]发现,疏肝调神针法通过下调三叉神经脊束核中 NK-1R 的 mRNA、蛋白、免疫组化的表达,上调中脑中相关神经递质的表达,达到止痛的目的。有研究表明,c-fos 和 c-jun 基因是痛觉反应的早期基因,机体受到外界刺激时,两者可迅速表达,诱导痛觉的产生,而中脑为偏头痛通路传导的重要组成部分,疏肝调神针法可下调大鼠中脑 c-fos、c-jun 基因及蛋白的表达,抑制痛觉信号的传递,从而起到缓解疼痛的作用^[20]。

4.3 疏肝调神针法对抑郁症的作用 抑郁症是以情绪低落、兴趣减退、精力缺乏为特征的精神障碍疾病。研究表明,抑郁症与大脑皮层、杏仁核、海马、下丘脑中神经递质[5-羟色胺 (5-HT)、去甲肾上腺素 (NE)] 功能失调有关^[21-22]。研究发现,海马环磷酸腺苷 (cAMP)-环磷酸腺苷反应元件结合蛋白 (CREB)-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 (BDNF) 通路是抑郁产生的关键通路,抑郁症患者及抑郁模型大鼠都存在 cAMP-CREB-BDNF 通路下调的情况,即表现为 cAMP 含量降低,CREB、BDNF 基因及蛋白表达下降^[23]。符文彬^[24]通过观察疏肝调神针法对抑郁

症大鼠 cAMP-CREB-BDNF 通路的调节作用,结果发现其可明显上调 cAMP-CREB-BDNF 通路,促进该通路的开放及信号转导,能明显改善抑郁症大鼠的抑郁症状。

5 小 结

疏肝调神针法是基于调神-疏肝理论确立的一种治疗方法,该法选穴多以督脉及肝经的穴位为主,并根据不同的疾病加减应用,以达醒神开窍、疏肝理气之效,现广泛用于治疗精神类疾患、神经系统、消化系统、内分泌系统及其他系统疾病,疗效显著。目前疏肝调神针法的机制研究主要集中在精神及疼痛类疾病,对其他系统疾病的机制研究有待进一步开展。在今后工作中应加强相关机制研究,进一步丰富其理论基础,充实其理论内涵。

参考文献

[1] 王海龙. 单秋华教授疏肝调神针法理论初探[J]. 上海针灸杂志, 2010, 29(2): 77-78.

[2] 刘雪婷. 疏肝调神针刺结合内关、神门电针法治疗肝郁气滞型广泛性焦虑症的临床观察[D]. 哈尔滨: 黑龙江中医药大学, 2023: 23-29.

[3] 赵岩, 邹伟, 滕伟, 等. 通督调神针刺法治疗广泛性焦虑症的临床研究[J]. 针灸临床杂志, 2014, 30(11): 25-16.

[4] 孙远征, 耿智馨. 针刺风池对高血压患者椎-基底动脉血流速度的影响[J]. 上海针灸杂志, 2013, 32(6): 459-460.

[5] 石志红, 陈晟, 付钰, 等. “疏肝调神法”在治疗过敏性鼻炎中的作用[J]. 内蒙古中医药, 2013, 32(7): 130-131.

[6] 杨荣荣. 疏肝调神针法治疗甲状腺功能亢进症的疗效观察[D]. 济南: 山东中医药大学, 2013: 7-10.

[7] 王茹, 张捷, 韦玲, 等. 百会穴在神志病中的临床应用[J]. 山西中医, 2018, 34(1): 60.

[8] 王天宇, 孙晓宇, 古玉杰, 等. 疏肝调神针法治疗神志类病证刍议[J]. 世界中西医结合杂志, 2021, 16(9): 1751-1753.

[9] 王炎, 石学敏. 内关、人中穴为主穴配合颅后窝排刺治疗共济失调的研究[J]. 世界中医药, 2014, 9(5): 632-633.

[10] 李晓陵, 刘阳, 王丰, 等. 针刺太冲及其配穴脑功能磁共振成像研究进展[J]. 磁共振成像, 2020, 11(8): 695-698.

[11] 韩雅迪. “疏肝调神”针法对 PTSD 模型大鼠神经行为学及认知功能障碍的干预研究[D]. 兰州: 甘肃中医药大学, 2015: 24-35.

[12] LAI Y X, GAO T T, WU D, et al. Research on electroencephalogram of musical emotion perception[J]. J Univ Electron Scitech-nol Chin, 2008, 37(2): 303.

[13] 赵中亭. “疏肝调神”针法对 PTSD 睡眠障碍大鼠海马神经编码与功能重构影响的研究[D]. 成都: 成都中医药大学, 2016: 83-92.

[14] 赵中亭, 张奥, 张彦峰, 等. 疏肝调神针法对创伤后应激障碍模型大鼠海马 CA1 及 CA3 区神经编码时空模式的影响[J]. 中华中医药杂志, 2018, 33(9): 2895-3899.

[15] 张彦峰. 基于 fNIRS 技术的“疏肝调神”针法干预 PTSD 的脑功能机制研究[D]. 兰州: 甘肃中医药大学, 2017: 38-40.

[16] NOSEDA R, BURSTEINU R. Migraine: Anatomy of the tri-ge-minoscu-lar pathway and associated neurological symptoms, CSD, sensitization and modulation of pain[J]. Pain, 2013, 154 Suppl 1: 10.

[17] 王萌萌, 于晓华, 耿轶, 等. 疏肝调神针法对偏头痛大鼠行为学及血中相关神经肽、炎性物质表达的影响[J]. 针刺研究, 2018, 43(6): 375-379.

[18] 刘杰, 王萌萌, 杨佃会, 等. 疏肝调神针法对偏头痛大鼠脑组织阿片类受体表达及血清炎性因子水平的影响[J]. 针刺研究, 2022, 47(6): 510-515.

[19] 黄绍磊, 王萌萌, 耿轶, 等. 疏肝调神针法对偏头痛大鼠脑神经激肽-1 受体基因及蛋白表达的影响[J]. 时珍国医国药, 2020, 31(4): 986-989.

[20] 王萌萌, 管素梅, 黄绍磊, 等. 疏肝调神针法对偏头痛大鼠脑中 c-fos, c-jun 表达的影响[J]. 辽宁中医杂志, 2019, 46(4): 862-865.

[21] DOWLATSHAHI D, MACQUEEN G M, WANG J F, et al. G Protein-coupled cyclic AMP signaling in postmortem brain of subjects with mood disorders: Effects of diagnosis, suicide, and treatment at the time of death[J]. J Neurochem, 1999, 73: 1121-1126.

[22] DOWLATSHAHI D, MACQUEEN G M, WANG J F, et al. Increased temporal cortex CREB concentrations and antidepressant treatment in major depression[J]. Lancet, 1998, 352: 1754-1755.

[23] 王萌萌, 于晓华, 耿轶, 等. 疏肝调神针法对偏头痛大鼠受体活性修饰蛋白 1、5-羟色胺 1D 受体表达的影响[J]. 针刺研究, 2018, 43(7): 440-444.

[24] 符文彬. 疏肝调神法治疗抑郁症的临床及受体后信号转导机制的研究[D]. 长沙: 湖南中医药大学, 2008: 81-89.

(收稿日期: 2023-12-21)

[编辑: 徐霜俐]